

## 大地风华

轻舟荡漾在碧波之上，穿行在芦苇丛中，偶尔遇到摇着小船的渔民。随着湖面渐行渐宽，水流轻缓了许多。水天相连之处，绿荫掩映之间，一座“漂浮”在湖面上的古城映入我们的眼帘——南阳古镇到了。

—

南阳古镇，是明清时期的运河名镇，位于山东济宁微山湖北端，由东西长三千五百米、南北宽五百米的主岛和一百多个自然小岛组成。纵横交错的水路网和大运河从镇中心穿过，形成了“岛在湖中浮，河在岛中过、镇在岛上居”的独特景观。

从空中鸟瞰，南阳古镇犹如一把多彩的琵琶镶嵌在烟波浩渺的微山湖上。我们到的时候，古镇刚刚下过一场小雨，天气格外清爽。古镇上的老街并不长，不足三米宽的青石板路，贯通古镇中心繁华地带。主街两侧为石垒台阶，紧密相连的过街凉棚让这里“晴不见日，雨不漏水”。沿着崎岖的小路向小巷深处走去，飞翘的檐角墙，青青的青石板路，仔细看，石板上还留有深深的车辙，历经风雨的冲刷，依然保持着岁月的模样。

“南阳古镇像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千百年来绽放在大运河上。”向导小崔就是古镇人，娓娓道来古镇的历史。

是，追溯起来，南阳古镇已有两千多年历史。最初这里只是一个小渔村，村上的人大多姓段，所以叫段家行。到了元代，随着大运河的不断开挖，南阳古镇也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。

微风中，我登上延德桥，放眼运河岸边，店铺林立，匾额风雅，仿佛仍能感受到当年的兴盛和繁华。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船只，桅樯林立，篷帆遮云。如若行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耳边传来的也许是吴侬软语，也许是地道的京腔。清代诗人赵执信乘船沿运河南下，经过这里写下诗句：“历历千艘北上天，南音入耳总堪怜。微风忽逗吴侬语，却忆昌亭夜唤船。”

世事更迭。随着内河水运地位的边缘

## 一湖清水，一座古镇

孙现富

化，加上经济重心慢慢东移，南阳古镇一度失去它重要的交通枢纽地位，可也因此让古镇保留了难得的历史风貌。如今，穿镇而过的运河依然述说着漕运故事，古街石碑见证着往昔商贸的兴盛，庭院小巷弥漫着古镇人家的烟火，众多游客来到这里寻找梦中的水乡。

二

在古镇人的心里，穿镇而过的大运河是古镇的血脉和灵魂。每一条街巷，每一座建筑，每一寸草木，都和它相伴，静静守候。直到今天，许多古镇人家仍临河而居。对于生活在古镇上的人们来说，最惬意的事情就是枕着运河的波涛入眠。

清澈的微山湖水哺育着质朴的南阳人，浪涌的大运河水造就了南阳人。在状元胡同，我感受到了南阳人的个性。十八岁那年，南阳才子马西华进京科考。本以为把握满满，却因没给主考官送礼，最终试卷被调了包。名落孙山的马西华悲愤不已，回到家乡后卧病不起，含泪写下一篇《钱赋》，对当时的社会弊端进行尖锐抨击。后来为了纪念马西华，乡亲们把他家所在的胡同称作“状元胡同”。

同样和“钱”有关，与状元胡同一路之隔的胡记钱庄，却用百年历史演绎了另外一个道理。创建于清代的胡记钱庄是南阳古镇最早也是现存唯一的钱庄。走进四合院，后堂的一副对联吸引了我：“待人宽三分是福，处世让一步为高。”看似简单的两句话，折射的却是朴素的哲理。据说这是胡氏家训，也是胡记钱庄赖以生存的“法宝”。正是这份家训的传承，让胡记钱庄成为“运河第一钱庄”。

在南阳古镇，十家有八家都会经商开店。这和当地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，当年这里因水运之便，镇上店铺鳞次栉比。山珍海味，本地特产，应有尽有。直到今日，镇上依然店铺林立。尤其是古镇的一些特产，看似“土”，却很有韵味。在一家店铺，一束束干枯的莲蓬，形态各异，别有一番意境。印象中齐白石先生画过一幅《莲蓬蜻蜓》：一只蜻蜓，两个莲蓬，一动一静，颇有趣味。因为喜欢这幅

应该最多。

历下苏容德、刘芳桂铸立的“肤寸升云”、天津宁世元书写的“既雨晴亦佳”、锡山嵇璜书写的“人间天上”、禹州马起予书写的“曲径通霄”，还有很多没有落款的石刻，如“通幽”“天衢”等等，不胜枚举。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同登泰山，同立刻石，从不同角度描写了自身的独到体会，赞颂了泰山的独有胜境，成为对名胜泰山的纷纷阐释。

行走在泰山之中，游人络绎，欢声在耳。然而，一种惆怅却不时袭上我的心头。和路旁巨大的山石相比，人的生命是多么渺小，多么短暂。可能正因如此，从古到今，人们便刻字入石，以期让短暂的生命附着在相对永恒中，让人类的精神绵延传递。

泰山还有一些石刻，本不在此山，却被搬运过来，陈列此山。是借泰山增色，还是为泰山增色，抑或二者兼而有之？这些石刻，存放在岱庙的《衡方碑》《张迁碑》可做代表。《衡方碑》是学生朱登等颂扬自己老师兢兢业业、夙夕为民、德义为先的人品与功德。《张迁碑》是谷城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张迁之功德而立，铭文中重宣扬张迁及其祖先张仲、张良、张释之和张鸾的功德。这些碑刻于今观之，不仅有很高的史料价值，亦有很高的书法价值。古代为人树碑立传，自是旌表碑主人功德，这一扬善启后的传统，一直流传至今，也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不可磨灭的功用。

陈丽伟

我放弃缆车，选择步行上山。从那几千层盘曲曲折的台阶一步步走来，我双腿直哆嗦，两膝不由自主地几下欲跪下。这并非单纯的筋骨劳累，更有一种莫名的敬畏——泰山海拔并不算高，它的地位却有万仞之高。

没去过泰山的人最想看的，去过泰山的人最不能忘的，一定是“五岳独尊”这四个大字。“五岳独尊”可谓泰山众多石刻中最具代表性的杰作，已成为泰山的标识，并被设计进入人民币背景图案。这四个正楷字，系清光绪丁未年（公元1907年）由泰安府宗室玉构书写。“五岳独尊”这四个字作为泰山的称号，高度概括了泰山的历史地位、文化地位。它和旁边的“昂头天外”以及山上的“第一山”“雄峙天东”等其他刻石，共同彰显出雄伟的气魄。

泰山的石刻约有两千处。有人说，泰山，是一座中国书法艺术的博物馆，我觉得不错，但不全面。我觉得泰山是一部书，一部大书，不仅书写着中国书法史、文学史，更书写着中华民族的风俗史、文化史……

画，我在这家店铺里忍不住精心挑选了几枝莲蓬。

结账时，我夸赞店家大姐：“你们真厉害，把莲蓬都做成了文化。”一句话像是说到了大姐的心坎里，她笑着应答：“以前只知道卖莲藕，现在呢，荷叶茶、莲心茶、藕粉，就连干枯的荷叶、莲蓬，都成了工艺品。”

三

傍晚时分，我们走进古运河畔的顺河村。八十多岁的胡奶奶正和老伴忙着炸藕盒，热气油香在这座古朴的庭院中弥漫开来。顺河村在南阳古镇东头，依河而建，是镇上最具代表性的村庄。传统的横向院落与运河相垂直，形成前店后宅、下商上住的格局。村里，很多人家都在沿街设置了人户门楼，花草绿树映衬之下显得十分典雅。庭院之间有巷道连接，巷道盘绕迂回，可以直接通向南阳湖和大运河。至今，村里人还保持着“河边住，水上行”的生活习惯。

传统文化是历史名镇不能脱离的“生命线”。在南阳古镇，我惊喜地看到，在挖掘古镇经济价值的同时，仍然注重运河文化的独特内涵，坚持“留住乡亲、护住乡土、记住乡愁”，把河湖景观的水韵和渔家文化的风貌相融合，开发出多个具有本土特色的旅游产品——渔家婚礼、鱼鹰捕鱼、观荷放生……不仅保留了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传统，也为乡村旅游发展注入了活力。

哨音悠悠，鱼鹰飞翔，精彩的鱼鹰表演开始了。湖面上，停泊着几只满载鱼鹰的小船。头戴斗笠、身披蓑衣的渔民悠闲地坐在船头，嘴里一会儿吹哨，一会儿吆喝，好像在对着鱼鹰发号施令。几十只鱼鹰“训练有素”，不时在水面上游来游去。有的疾驰飞奔，寻觅鱼儿的踪迹；有的猛地来一个大翻身，扎入水中，没过几秒钟，浮出水面的时候，已经叼上来一条鲤鱼……这种鱼鹰捉鱼的作业方式，在南阳古镇已经绵延数百年。不过，在这已不再是渔民谋生的手段。渔民们旺季的时候捕鱼，淡季的时候，就加入镇上的旅游表

演，向游客展现古老的运河文化。

如今站在湖畔，满目碧水清波、鸥鹭翔集，还能不时看到小银鱼、毛刀鱼调皮地跳跃翻滚，仿佛在和人们打着招呼。看到这样的场景，陪同我们的当地朋友很是感慨。他说，如果不是政府当年踩下破坏式发展的“急刹车”，也许就没有今天“渔舟唱晚”的美景了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微山湖周边重污染企业林立，昔日清澈的湖水快要变成“酱油汤”了。

一定要重现一湖清水！当地政府痛下决心，先是关停了湖周边污染严重的企业，又通过清退养殖水域、清理湖区人工养殖设施等措施，终于还湖水一片清澈与安宁。

对此，本是古镇人的向导小崔有着更深刻的感受。他家所在的村子从前都是以渔为生、以船为家。然而慢慢地情况发生了改变。“有段时间，看着湖水越来越浑，鱼越捕越少，父亲每天都发脾气。听说政府部门实施禁捕退捕，他二话没说，主动地加入了护鱼队。”

和小崔的父亲不同，渔民老杜最初对禁捕退捕政策还有些情绪。后来，政策宣讲让老杜逐渐动了心。看到镇上组织渔民就业培训、支持渔民就业创业、引导渔民转产，老杜的疑虑彻底打消了。“以前，捕鱼是为了谋生；现在，护鱼是为了子孙。我们几个打心眼里支持，还参加了环保志愿服务队！”说罢，便是一阵爽朗的笑声。

老杜说，他们的“环保志愿服务队”成员有一半过去都是渔民，现在都上岸定居，保护生态、保护鱼类成了主业。说着，他打开了腰间的小喇叭，来了一段自编自唱的“数来宝”：“南阳镇，大运河，保护鱼类好处多……”

告别老杜，我的耳边仿佛还回荡着他那爽朗的笑声。善良的南阳人不善言辞，但他们懂得一个道理，古镇因水而建，因水而兴，离开清澈的湖水，生活只会变得越来越干涸。在他们心里，守护一湖清水，不仅仅是保护一座古镇，更是守护自己的生命。

苍茫暮色中，夕阳正慢慢落入湖面，南阳古镇倒映在清澈的湖水上，眼前的一切好似一幅年代久远的水墨画。画中，湖面上，波光粼粼，渔歌点点；古镇里，街巷悠长，庭院深深。

## 我与一座城

雄踞燕山、恒山、太行山三山之汇，坐拥泱水、易水、拒马河三水之源，河北涿源拥有层峦叠嶂、气象万千的自然风光。苏轼曾这样描写古称“飞狐城”的涿源：“太行西来万马屯，势与岱岳争雄尊。飞狐上党天下脊，半掩落日先黄昏。”

涿源地理位置特殊，处于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之间，孕育出独特的涿源梆子剧种。涿源梆子兼收河北梆子和山西梆子之长，有的高亢嘹亮、激越铿锵，有的委婉细腻、诙谐风趣。涿源铜矿周边不少村子，村民白天下地种田，晚上登台唱戏，戏文烂熟于心，张口就来。

历史上的涿源不仅以雄奇的山川闻名，更以丰富的矿产著称。涿源在唐代即设有国家铸钱机构“飞狐铸钱院”。据记载，唐玄宗时，全国设十九炉铸钱，涿源即有十炉。耸立于县城中心泰山宫内的兴文塔，即为钱坊捐资兴建。

每次去涿源，我都要到位于百泉路的铸币文化广场转一转，瞩望那自汉至清涿源为国家炼铜铸币的光辉历史。一组组展现铸币工艺的群雕，还有巨大的青铜钱范雕塑，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，与小城默默对话。于无声处，一队马帮满载而去，一串驼铃悠然而来……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有六年时间在涿源铜矿工作，回想起来，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青春时光。刚到涿源那段时间，我们大概有十几个青工，每到节假日，由一名本地青工做导游，骑着摩托车游历涿源的山山水水。我们去城中号称辽代八大建筑之首的阁院寺，触摸那座飞狐大路的厚重千年；我们穿越四里山飞狐铁壁，追寻古丝绸之路的昔日繁华和杨家将的金戈铁马；我们登云蒸霞蔚的白石山，观白石晴云，饱览雄奇瑰丽的大理岩峰林地貌；我们爬古长城，在天高云淡的烽火台上，遥想历史风云。

壮阔的美景让我对这这座山城一见钟情，古城的人文历史更增加了我对涿源的好感。

不过涿源也曾经经历过暗淡的时刻。记得有一年，河北省冶金企业文学创作笔会在涿源铜矿举办。有名来自省城的女诗人写了一组关于涿源的诗歌，有一句“尘埃覆盖了整座城市”。诗人眼中的这些“涿源印象”，让我这个本地作者不禁有些汗颜。如果不是被女诗人提醒，来涿源好几年了，我竟一直没有发现，山城涿源居然很少有绿色！

一个世纪，土色的街、灰色的城，曾是许多以矿业为经济支柱的小城市的统一形象，涿源也不例外。

如同所有资源型城市的命运一样，面对资源日益减少的现状，如何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发展经济，成了涿源面临的新课题。管住开山斧，杜绝污染源。涿源彻底关停县域内几十家低效污染的采矿和选矿企业，昔日以矿立县的粗放发展模式开始转型，旅游等第三产业开始兴起。

多年来，我心里一直隐隐期待，期待涿源的三水之源有一个清澈的未来。2020年，历经十年的河道整治和生态修复，小城终于建成了集防洪蓄水、生态涵养、旅游休闲于一体的涿源湖旅游度假区。山光水色，鱼鸟翔集，积尘经年的三水之源，终于变得澄澈明亮。

虽然因工作调动，我后来离开了涿源，但我还有那么多曾经的同事、亲友在涿源。2018年，随着荣乌高速涿源段的贯通，涿涿高速、张石高速、太行山高速等高速公路交会于城南，昔日古丝绸之路上的小城被纳入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新格局。春游百花、盛夏避暑、金秋赏叶、冬季滑雪，每一个来自山城涿源的召唤都会成为我心动变成行动的理由。我去涿源的次数越来越多，脚步也越来越热切。

去年中秋，我再一次和友人聚于涿源湖畔，仰望湛蓝的天空，俯瞰清澈的湖水，有些欣慰，有些陶醉……

着肚子，把窑饭带出来。接上妻子回到四风井已是凌晨3时，矿井一片宁静，只有月光照在矿区，照在周围的山山沟沟，亮晃晃的。因害怕影响工友，他从宿舍里搬出简易的煤炉，放在空地，堆放些柴火，把冷透了的窑饭放在上面煨热。不一会儿，窑饭的香味在空地上弥漫开来。妻子吃着窑饭，告诉丈夫：“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饭。”

煤矿人吃窑饭，吃出了别样的滋味。我也曾在月光下吃过窑饭。那是1996年夏天，我已调到机关工作，一天早班（晚上11时至次日早上7时），我与三名机关干部下到采煤队工作面支援生产。应该是工作面遇到地质变化问题，当班没有产煤，我们返回井底，拿上窑饭就升井了。回到地面已是凌晨两点，月光像一片轻柔的白纱，将井口工业广场笼罩起来，众多的萤火虫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画出迷人的图影。

“这个点回家影响家人，晚上干脆去买些酒，在广场来个与月对饮！”不知是谁提议，竟然得到了众人附和。于是就有人到传达室门口的小商店买了两瓶酒，未换更衣，也未洗澡，坐在工业广场的卵石堆上，用饭盒盖盛酒，和着窑饭，和着月光，推杯换盏……酒兴尽的时候，已是早晨5时以后，月亮准备落山，东边已然抹上了一层胭脂淡红。一群煤矿工人用这样的方式度过了他人看来十分浪漫的夜晚。

时光过去许多年，无论走多远，无论岁月怎样变化，脑海里挥之不去的，还是窑饭的滋味。

志《湖畔》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李平凡美术日记



大地

前一阵，到湖南冷水江市金竹山矿业公司土朱煤矿采访，矿里用窑饭招待我。窑饭是煤矿工人对班中餐的叫法，是矿工在井下吃的工作餐。中午时分，一位大姐挑着箩筐将窑饭送至办公室。窑饭是刚蒸出的，冒着热气，一种熟悉的味道扑鼻而来。当班饭菜颇为丰盛，除了牛肉、猪肉，还有草鱼和香干。

我曾经在涟邵矿务局的煤矿工作了十余年。那时，一盒窑饭的标准为四两米加四角钱的菜，后来加至八角钱的菜。矿工下一次井，矿里计发一张班中餐票。回望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班中餐都是些“硬菜”，要么辣椒炒肉，要么牛肉炒芹菜……分量甚足，倒入菜碗中有大半碗之多。因此，有些矿工把窑饭省下来带回家，给妻儿改善生活，算得上是一次不错的牙祭。

我记得，每次窑饭运抵井口，香味随着巷道直灌井下的每一个角落，偌大的矿井似乎正摆开一场盛大的宴席。当时，我工作的地点在矿井西翼，海拔负三百米水平，距井口有几公里之遥，但窑饭的香味并没有因为距离而消散。窑饭从井口送到自己手上，已是一个小时以后。揭开饭盒，菜中透着饭香，饭中浸润菜的油水，饭菜香味又浓郁了几分，让人多生出些食欲。

那时我发现，有些矿工同事吃窑饭的时候总要剩下一点，倒入附近的巷道。我几次问起，他们只说慢慢你就知道了。终于，我发现这些饭菜会引来一些老鼠。矿灯下，老鼠油光发亮，

也不怯人，当大家坐下休息的时候，甚至慢慢地爬到我们的脚边。置身于地层深处，我不知道老鼠是怎么来的。我捡到矿工欲向老鼠投掷时，立马遭到其他矿工的制止：“别看老鼠令人讨厌，在井下它可是‘安监员’，称职得很呢！如果巷道瓦斯超标或者顶板发生变化，你是看不到它的；如果它在附近活动，说明这个地方是安全的。”

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土朱煤矿矿工龙兵仔，跟我讲起一段他与妻子和窑饭的故事。

## 难忘的窑饭

肖建勇

龙兵仔三十六年来一直从事掘进工作，妻子住在老家茶陵县乡下，曾是一位民办老师，与煤矿隔着近四百公里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龙兵仔天下井，回乡甚少，多是妻子来矿上探亲。妻子往往坐汽车，倒火车，次日子夜才能到达煤矿附近一个叫石泉的四等小站。到石泉小站后还要步行近三公里抵达煤矿销售队，再坐小火车穿过两公里长的隧道到达矿部，最后还要走上两小时左右，才能到丈夫上班的四风井。

龙兵仔接到妻子来信，便提前换班，接站。为了妻子来矿有饭吃，这一天他总是在井下饿

三上泰山，都在金秋。登高远眺，层林尽染。那满山遍野漾荡起伏、饱经岁月风霜洗礼的泰山石，或硕大雄壮，或精巧圆润，组成了附着在泰山钢铁骨骼上的肌肉群。拾级而上，逡巡穿梭，在阴阴古木下，与泰山盘桓相伴，我蓦然发现——泰山，浑身刻满了字。

从山脚到山顶，泰山的刻字随处可见，比比皆是。从李斯的泰山刻石，到唐玄宗的《纪泰山铭》，从“登高必自”到“五岳独尊”，从历代官员的偕友登临到个别游客的“到此一游”，从店小二李和谦的“鼠”到吴大澂的“虎”……泰山，用满山的石头，做了书写文字的纸张。

这些刻在泰山上的文字，有的气宇轩昂，有的敛收收敛，有的灵机妙论，有的坦荡无遮，不一而足。岁月如流，千百年来，人们挥毫书丹不止，斧凿刀刻不息，以泰山木石为纸，让泰山躯体成书，把无言无语的巍巍泰山，“写”成了一部史书。

李斯的泰山刻石，不仅是在泰山身上刻下的较早的文字，也是极其珍贵的秦代历史资料。前半部分叙述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申明法令，充分利用法律来保护国家的各项制度；后半部分则记录了李斯随同秦二世出巡时，上书请求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刻诏书的情况。除了文字内容，这块刻石的小篆书体，还成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“书同文，车同轨，量同衡，行同伦”的有力佐证。

我本是一个不太爱看自然风景的人，总觉得风景处处，大多雷同，无非是奇松怪石、岩泉飞瀑、花燃柳曳等等。然而，在泰山，一块天然的石头，被刻上了字，便不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它从此有了文化的力量。

红门是泰山登山起点，这里有一巨大石碑，上刻“登高必自”四个大字。研究者说是青州郡王朱戟篆所书。登高必自，一般认为有两层含义，一是指从泰山脚下往上“登高”，必须要“自”此经过；二是“登高必自卑”的简写，是指登高需从低处起步。然而我初见此碑，油然而生的第一想法，却是“登高之事必须要自己亲自为之”，还专门指着“自”字，让朋友帮忙拍照留念。

登山起点处又有一石坊，横额书丹“孔子登临处”。孔子是否于此登临，已不可考，但古藤掩映、绿树婆娑中，典雅端庄的石刻牌坊洋溢着人文气息，让人恍见孔子“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”的豪迈。

泰山，作为一座圣山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历史。其实论数量，描绘赞颂泰山风景的刻石